

哲学向左 艺术向右 朱华居中

——浅谈当代抽象水墨画家朱华的创作理论

姚凤明

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沉迷于历史,对于历史上的风流人物佩服得紧。在我国的艺术史长河中,以诗书画著称的大家群星荟萃,唐代的王维、宋代的苏轼、明代的文征明和清代的郑燮,可谓是“诗书画”三绝。

朱华先生是我于淮安师范求学期间校内的一位美术教师,我曾经就此问题向他求教,朱先生说,艺术都是相通的,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个现象。得到了这样的教导,我自然要去探究一番。然而,在这探究的过程中发现,朱华先生其实早就在实践“艺术是相通的”这个理论了。

与古代艺术大师的跨时空交流

朱先生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专业,是恢复高考早期的大学生。那时候大学生金贵,而美术特别是艺术专业更是稀缺。而先生一直以丹青为伴,乐在其中。《晋书·顾恺之传》载:“(恺之)尤善丹青。对于恩师而言,也同样适用。在老师看来,“竹帛所裁,丹青所画”,同宗同源。

他推崇苏轼的观点:“味摩诘之诗,诗中有画;观摩诘之画,画中有诗。”意思是品味王维的诗,诗中的意象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;观赏王维的画,画面中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诗情,“诗画本一律,天工与清新”,绘画不能只满足于形似,应重在神似。这对于朱华先生的创作而言,无疑是有着理论上的巨大助力的。他习惯将哲学思维融入绘画创作中,追求形式与内容、技巧与意境的完美结合。正是这种惯常的创作方式,使得他能够在当代艺术的研究与实践不断探索和创新,坚持走一条独特而富有深度的艺术道路。

朱先生认为,古人作画,重于写意,也就是苏轼所倡导的“神似”,立意要深远,不能流于形式。“很多画家到最后创作出现瓶颈,无法突破,这不是技法上的瓶颈,是知识层次的高度不够。”因此,他一边创作,一边不断从书本中汲取营养,让文化来浸润艺术创作,让艺术创作诠释文化的内核和内涵。

这样的实践无疑是有益的。他的作品无不浸润着哲学的思辨,又诠释着他对这个世界的深刻思考和领悟。他认为,哲学对于艺术的深度有提升作用,同时对艺术的过度解读也是很严重的问题。艺术有了深刻的感觉之后其本身出现的问题是技术问题,总的来看技术问题是根本的问题。无论是冷水墨的冷峻,还是热水墨的张扬和迸发,都是表达方式的不同。视觉的冲击和引发的思考是振奋人心的,是扣动人心弦的,能触动观者内心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且让人醍醐灌顶的。这就是朱华先生画作的魅力。

因此,他总结道:当以哲学为命题进行创作时,在诠释其意义之外,绘画的“形式感”是不可或缺的;



无题 朱华作

一旦所谓的形式感形成之后,接下来发生的兴趣点则主要是怎么样去强化“形式感”,包括对材料的选择以及基本的绘画语言符号的使用,并通过形式因素的知觉而产生特殊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体验;此时“形式感”不断强化并显现“多样化”,直到新的想法出现时为止。

在创作中,我们往往注重形式和技巧,这让创作总是延续故有的思维,很容易就进入“程式化”的桎梏,而朱先生的理论让这种“程式化”达到极致,实现了创作的“多样性”。

创作中的“仁者心动”

朱华先生曾在他的艺术笔记中写到:白是虚空,黑为深邃。什么是黑?什么是白?黑白又是什么?不就是太极阴阳吗?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。我也怀疑朱华先生一定深入地研究过王阳明的“心学”,因为在他的创作中,很多时候能够看到王阳明心学的影子。

近年来,朱华先生创作的水墨画,用深度意向和隐喻来塑造内心世界,把强烈的情感埋藏在看似平静的水墨里。通过笔触、滴洒和材料进而走向纯粹抽象,用一种高超的平衡感和控制力,从偶发性中追求“绘画感”,体现了他一直所痴迷的记忆、直觉、知识,借艺术之名表达他对艺术本体的看法和态度。这种创作是新颖的,更是具有思想性的。

创作上的“心动”,能够保持对世界的最感性的认知,能够保持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欲,更能为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灵感。这不禁让我想起王阳明心学中“风动幡动”的典故来。慧能大师云游到广州法性寺时,听到两个和尚争论是风在动还是幡在动。一个小和尚说是风在动,另一个小和尚说是幡在动。慧能大师则说:“既不是风动,也不是幡动,而是你们的心在动。”

王阳明一直致力于“知行合一”理论的创新和实践。朱华先生是这一心学理论的践行者。朱先生认为:自然景象原本是相对静止的,与人发生关系后即产生了变化。而人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,就是开辟道路,去接近你所心仪的景色,而非不断的停顿下来对自己的痕迹流连忘返。

因此,在创作中他不仅大量借鉴和实践古人在创作上的方法和技巧,理论和经验,更善于从西方艺术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和营养,并将中国古代的绘画艺术与西方艺术进行比较和融合,各取长短。因此,朱先生的作品恢弘大气,既有宏大叙事的纵横捭阖,亦有个体细节的描摹和拿捏,可谓理论联系实际,相得益彰,毫不违和。

朱华甚至断言:中西艺术的“竞技”无需译,如同武磊在西甲比赛,尽管语言不通,但是好的技术一个眼神就在传递一个信息,这一切都跟内部的规律相关。这也正好解释了他一直所推崇的“艺术是相通的”创作理论。毕竟在他看来,在中国传统的艺术中最接近水墨艺术的是京剧。

与世界的和解与矛盾

德国小说家和散文家托马斯·曼认为,孤独能够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,帮助人们更好地反思自己和生活。因此,他固执地认为:“孤独是每一个天才的诞生地”。对此,我深以为然,朱华先生在我眼里就是孤独且倔强的,因为一个深爱哲学的艺术家一定是孤独的。

哲学需要凝思,而艺术需要激情,需要发现,需要融入。这本就是矛盾的,对于朱华而言,与世界的矛盾是哲学本身决定的,与世界的和解却是创作本身所决定的。他自认为不是一个基督徒,却并不妨碍他相信上帝的存在;他同样认为绘画“是一个矛盾体,有时它要呈现一些东西,有时它又要遮蔽一些东西,作品最终会使人捉摸不透亦会产生某种幻觉。”因此,对外来的克制和对传统的包容态度常常反映在作品中,正如他对哲学的理性和对艺术创作的感性一样。

于是,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朱华:在与世界的矛盾与和解中回环往复。他把这种矛盾、这种冲突、这种回环往复,全部融入到了创作中,他需要别人通过画作,通过艺术品获得某种思考,或者某种触动,甚至是某种理解,而这些并非世俗中所流行的“认



盛宴的落寞 朱华作

可”。正如他所说:“绘画是一个容器,它可以容纳人生的各种情感体验,将那些本来游离于绘画之外的生命最初的感动和欢笑、痛楚与悲喜清晰地展现,让所有人一同分享。”他甚至将视角转向了纯真的孩子们,他在创作中甚至惊喜地谈到:小朋友的眼睛是雪亮的,对我的作品的解读出乎意料之外。

于是,我们看到了“返璞归真”的朱华先生,见识到了或凝重或洒脱,又或者欲说还休的朱华先生的作品。每一张作品背后,都有着一种挣扎,一种抗议,一声声的呐喊,甚至是一种深深地、融入骨髓里的思考与孤独。

这也许属于哲学家的悲哀,又或许是属于艺术家的狂欢。一千个观众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,一千个观者眼里有一千副不同的作品,而无论是作家也好,画家也罢,他们只是把“看到的世界”和“想到的世界”通过艺术的手法展现给读者,这原本是极简单的事,而哲学家们需要揭露世界的真相,这原本也是极简单的事。而一旦用艺术作品把世界的真相用“哲学艺术”的形式展现给读者和观众,这就是最简单的。朱华先生所做的,大抵是这样的工作。

终点也是起点

这并非哲学思辨的话题,而是艺术创作的话题。“看山是山,看山非山,看山又是山”算是老生常谈了,而真相只有哲学才能更准确地通过语言表达:终点也是起点。

艺术或许也是这样。是这样吗?朱华先生并没有明确对此发表看法,但是从他的一幅幅作品中,我能管窥一斑。他的作品并没有陷入抽象主义的桎梏,更加自由,甚至超越了抽象主义的表达。也许,朱先生认为的抽象主义似乎太过“保守”,以至于他可以从抽象主义中汲取营养,却永远对其创作思维和立意保持“克制”。而这种克制,是纯粹的克制,而不是保守,更不具有任何针对性;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包容同样是纯粹的,而绝不是盲从,更多的是一种继承和认可。这是朱华先生的骄傲,也是他的哲学思维使然。在他看来,故步自封的艺术迟早要消灭。唯有创新、进取,才是保持旺盛创作精力的不竭动力。

艺术理论研究是最核心的艺术规律的总结,路漫漫其修远兮,朱华先生更像是一个虔诚且孤独的行者,原本可以走平坦的路,他却选择了最坎坷的那一条;原本可以云淡风轻,他却选择了电闪雷鸣,这是他的创作性格,更是他的学术精神。

我喜欢赏画,更喜欢“读画”,画如人生,读画以知人,欣赏过无数的画作,读过的却不多。朱华先生的画,是我读得最艰难,也是获得感最高的作品。

笑迎人生冬天 祝君愉快悦冬

赵立志

冬天,没有春花争奇斗艳,没有夏雨喧嚣喧嚷,没有秋实馨香诱惑,只有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的孤寂。

这些年来,我在雪花飞舞的平仄里,感受冬天的脉搏;在寒风呼啸的意象中,体味冬天的豪气。在岁月的旅行中,与落叶一起走进冬天。匆忙中我已到了人生的冬天。连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,一晃快到八十岁了,人怎么说老就老了呢?我深深地体会到,人生从下午到黄昏,这段时间滑得很快,也许什么都没抓住,晚风中已送来暮鼓声声。

年轻时,写文章、忙文凭、求职称。那时,一家五口人挤在两间破房里,书房、卧室混为一体。一人秉灯,全家不寐,只好选择睡眠,那些白白流逝的夜晚,让我的思维之花,因不能及时采摘而枯萎了,生命的神奇成了腐朽。如今老了,岁月不饶人,染发剂遮不住鬓边的苍凉,防皱霜盖不住额前的深沟。60多年的笔墨生涯使我一直难以安闲捉笔。年近八十岁的人,为什么还要黄卷青灯?“笔杆子”这个美丽的光环使我诚惶诚恐,不敢懈怠。人生的冬天不是驻足的时候,退休以后,我住进世纪佳苑小区,这里人地生疏,自在得多,安闲得

多。每天晚读书看报,过着“两不愁三保障”幸福而宁静的日子。人生到了生命的冬天,如何还能保持一颗不老的心呢?这正是老年人的努力所在。一个人在他生命的冬天,能够热情拥抱,那是需要多大的大智大勇和坚韧的毅力啊!步入人生的冬天,虽然有那么多的失落与忧伤,都已烟消云散。我虽年近八旬,而我的心却仍灿烂如花。如花的心,鼓胀着我对生命的永恒追求和不败信心,充满了对于三春光饱满而深沉的向往。老年是人生的多思季节。七十多岁是人生的一个特殊阶段,成熟和幼稚并存,迷茫和选择交织。如今,我学会了品味生活,不再“嘻嘻哈哈”了。也不再把什么事情都看得那么简单。现在我不知道自己是更加成熟了,还是更加幼稚了。我读书作文几十年,有过进步的喜悦,也有过迷茫和困惑。我已过古稀多年,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人生,发现自己的追求、爱好的范围越来越窄了。年轻时有过好多梦想,而现在只剩秃笔一支。在新闻这个圈子混了四十多年,看看所走过的路,方向是正确的,感觉这几十年的新闻之路还是挺值得的。我就是我,将向命运挑战,写无悔人生!用“冬”这根琴弦

弹奏出我今生今世金碧辉煌的“青春”之歌。人生的冬天,不是“船到码头车到站”的驻足时候。而是各种优势适当组合发挥的契机,是事业上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冲刺。朋友说我是个不安分的人,这么大了,还在“雄心”不已!话是这么说,但我觉得要真正站稳脚根,“永葆青春”,还是要有自己的真能力、真水平、真东西。写稿子再和年轻人竞争,没有真正高水平的作品能竞争过他们吗?只要天边的太阳不落山,我就得走下去。只要自己不觉老,生命就会不断超越。只要自己心不死,从人生的寒冬迈向岁月的暖春。我们以冬泳者的姿势站在寒冬边,纵身于寒水之中以健壮的体魄和充实的头脑,迎来生机勃勃的人生冬天。

冬天,尽管天寒地冻,但超市、集市里却是热闹非凡,大街小巷的送温暖活动,使成千上万的家庭走进了冬天里的春天。冬日的暖阳能为艰难前行者充满了前行的动力。只要我们有一颗暖阳在心,再严寒冬天也会温暖如春。让我们携起手来,笑迎我们的人生冬天。好了,祝君愉快悦冬。

蛇年赏「蛇联」

潘春华

2025年是农历乙巳年,巳的生肖属蛇,故称“蛇年”。在我国浩瀚的联海中,有不少嵌有“蛇”字的佳联妙对,蛇年赏蛇联,不仅陶冶情操,增长知识,而且横生妙趣,其乐融融。

“呈披发仗剑威风,仙佛焉耳矣;有降龙伏虎手段,龟蛇云乎者。”这是广州真武庙里的一副楹联。传说北宋元符三年(1100年),苏轼被贬海南儋州遇赦北归,路过广州时在真武庙里见道家所供奉的真武帝君,旁塑龟蛇像各一尊,栩栩如生,便触景生情,将“龟蛇”写入联内。

明代的兵部尚书于谦幼时才思敏捷,一日穿着红衣裳上学堂,在骑马过桥时,恰与太守相遇。太守望着他吟了一句:“红孩儿,骑马过桥”;于谦随口对道:“赤帝子,斩蛇当道。”下联引用赤帝子刘邦斩蛇的典故相对,文字和内容都很贴切,太守听了大为惊异,对小于谦的才华大为赞赏。

明末清初,江苏才子吴亮与友人尤安同游山水。吴亮出一上联:“卧是坐,行是坐,立是坐,坐是坐”,尤安对出下联:“坐也卧,行也卧,立也卧,卧也卧”。且说道“我的谜能吃掉你的谜”。原来,他们对的是一副谜语联,谜底是青蛙和蛇。

河南郑州五龙峰极目阁,为黄河名胜区旅游景点之一。登上极目阁,远眺黄河日出,河水之汹涌,尽收眼底。阁内悬有一联:“赤日悬空,烟送远山飞鹤鹭;黄河奔腾,气吞高峡走龙蛇。”全联气势磅礴,令人如临其境,如闻其声,如观其形。

“西望关中,百战十年空鸟兔;北临绵上,千秋一例感龙蛇。”这是山西介休韩信祠内的一副对联,以典警言,怀古抒情,既对汉初名将韩信当年的赫赫战绩极为推崇,又感叹韩信遭遇之不幸。

清代刑部尚书吴典,有一年回故里省亲,专程到一家曾资助过他赶考的小饭铺谢恩。临别时写下这样一副对联:“面似银蛇盘中舞;馍如玉兔笼上卧。”从此,小饭铺顾客盈门,生意十分兴隆。

相传清朝道光年间,四川才子刘乃香拜访工于文学的举人李元度,二人作对,分别以老子李耳骑青牛西游和刘邦斩蛇起义的典故自报姓氏,自我炫耀。李元度出上联道:“骑青牛,过函谷,老子姓李;”刘乃香立即对出下联:“斩白蛇,入武关,高祖氏刘。”由于他俩的联句亦真亦谐,颇见艺术魅力,故成趣话,流传至今。

“王者命自天,谁敢化蛇挡道;英雄居此地,何妨搔虱谈兵。”这是太平天国名将陈金刚在贵县书写的一副军营联,显示了对敌对势力的极端藐视与对自己力量的充分自信。

清联家梁恭辰撰《巧对续录》中载有一短联:“蛇吞象,鸡啄蚌。”此为一副借助形象来进行比喻的巧对。上联喻指人之贪心不足,俗语说的“人心不足蛇吞象”就是这个意思;下联用鸡嘴被蚌夹住隐指不能开口。联语巧排俗谚,比喻生动形象。

民间还流传着一些有趣的蛇联。如“白蛇过江,头顶一轮红日;乌龙卧壁,身披万点金星。”传说一天甲到乙家去玩,见乙家点着白蜡烛灯,触景生情出此上联。乙思考了好久也对不出来,情急中发现了墙上挂着的一杆秤,顿时喜出望外,终于对出了下联。“七鸭游湖,数数三双一只;尺蛇出洞,量量九寸十分。”这是化整为零的数字联,对得非常巧妙;上联的“七”和下联的“尺”都是整数,它们化零后便成了“三双一只”和“九寸十分”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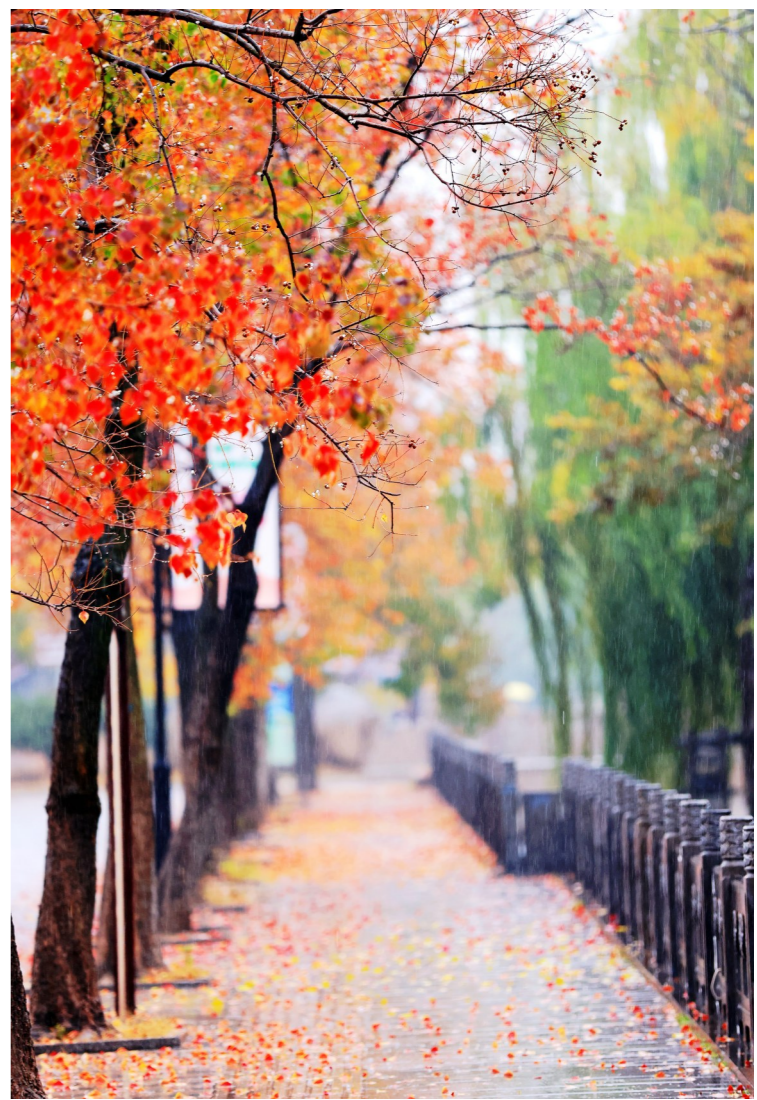
“蛇行瑞气增春色;人展宏图壮国威”“旧岁龙标金榜去;新年蛇献玉珠来”“金山漫水双蛇舞;绿野春归百鸟鸣”“大泽龙伏藏远志;莽原蛇蛰蕴生机”,则是蛇年常见的通用春联,颇有趣味。

七排·初冬抒情

赵星虎

曾经折桂上青鸾,
斗室生辉添馥芬。
季转初冬梅绽放,
时交小雪雨纷纷。
开轩云内来明月,

寻宝书中得佚文。
默默无闻能异想,
孜孜不倦出奇闻。
高歌改革万诗唱,
我与诗词难舍分!



谁染霜林醉 方向东 摄